黑龙江日报
2026年11月14日 星期六

副刊 读书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行：许晓彤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read0451@163.com

书香龙江 书里·书外

开栏的话

阅读，是一座城市的温柔底色，亦是一方水土生生不息的精神滋养。今起，本版推出“书香龙江”专栏。
“书里·书外”寻访黑土地上的书香守护者，记录一个人、一群人、一方书苑，如何用书照亮一方水土。
“会客厅”对话作家及各界专家学者，聆听他们的阅读心路，感受文字带给生命的启迪与力量。
“重读经典”回望古今中外名著典籍，品读跨越时空的隽永魅力，在温故知新中汲取养分、沉淀初心。
最是书香能致远。在此我们诚挚向广大读者征稿，欢迎您提笔书写身边与书有关的温暖故事。
愿一纸墨香串联你我，让龙江大地的缕缕书香，生生不息、久久流传。

一间旧书店 可以留下什么

□许晓彤

在哈尔滨，坐地铁到江北大学城站，再骑十五分钟自行车，在一个算不上热闹的商业城深处，藏着一家二手书店。

没有招牌灯箱，没有网红打卡墙，大门正上方只挂着一块不大的牌子，写着店名。

推门进去，第一眼看见的便是塞满书、直顶天花板的铁皮书架。一个收银台、一张露营桌、几把折叠椅——除了书与书架，这些是这家店的全部家具。

二楼，一个圆眼睛的女性探出半边身子，三十出头，很瘦，整个人淹在堆成小山的旧书堆里，显得更加清瘦。

她叫潘秦，认识她的人都叫她小秦。表演专业出身，教过播音主持，做过百货生意——这些经历听起来都和二手书店搭不上边。

可她凭着“让旧书循环起来”的念想，在四年时间里搭起了这间二手书店。

每当有人问起开二手书店的原因，她总是说：“幸好还有书。”

“幸好还有书”

小秦说：“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，但我从小特别崇拜读书人。”

这句话从小秦嘴里说出来，多少有点意外。毕竟她守着一屋子近两万册书，每天跟书打交道的时间比跟人还多。

开二手书店之前，小秦做过很多工作。在媒体做过记者，在大学教过播音主持，也自己创业，开了一家百货店。店里上千种商品里，书只占一两个货架。起初她只是不想让书落灰，便开始在闲鱼等二手平台低价出售，有时还得倒贴运费。“没指望这个赚钱，单纯觉得书放在那儿没人翻，可惜了。”

但书卖了一批，总是会莫名其妙再来一批，朋友送、邻居送、还有人专程问她收不收。书在她这儿转一圈，又去了别人手里，她觉得这事，挺有意思。

“让书循环”四个字也慢慢种进了她的脑袋里。

开百货的日子稳定、安逸。每天开门、理货、收银、结算、关门，顾客来来往往，日子周而复始。

活泼的小秦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渐渐变得沉稳，继而是沉默。

夜里，小秦总是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问题：我每天做这些事，意义在哪？

后来她总说，那是她人生里最灰暗的一段路。“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，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过这种阶段。”

这时，一本《孟子》出现在她的床头。小秦想不起、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买了这本书、并把它放在床头的。

她说，她以前不常读书，但那段时间恰恰就能读进去。“原来两千多年前的人也在问一样的问题。”跨越千年的智慧帮她理清思绪，她也学着重新找回活泼的自己。

慢慢地，一个念头蹦了出来：“书能拉我一把，它能不能也拉别人一把？”

这一刻，“让书循环”破了土。

从种下到发芽，用了两年。

“比砖头还压人”

于是，小秦决定开一家书店，一家二手书店。

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开那种崭新的、装修好看的、卖空间和文创的网红书店。“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也没那么多精力。”

她想开的，是一家简单的店，旧书进来，旧书出去，让书一直循环的店。

但旧书这门生意从来就不简单。

国家新闻出版署2026年出版物发行单位核验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以旧书为主营业务的实体书店达2292家。

数字背后，是一条并不轻松的赛道：有人涌进来，也将有人倒下去。

小秦知道，但还是开了。

第一关——房租。

一本新书售价大概几十元，二手书价格低，通常只需要10块钱，但地段好的铺面月租金上万。

小秦算了一次，就没敢再算。于是，她在一个路远、人少的商业街里租了铺子。

第二关——书从哪里来？

新书店有出版社供货，二手书店没有。每一本书，都得自己收、自己搬。

“书这个东西，单拿一本不觉得沉，十本摞在一起就开始坠手，几十本打成一捆，比砖头还压人。”

店里的两万册书，几乎全是她一个人扛回来的。“练出来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
书的重量，除了压在肩膀上，也压在账本里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书店入不敷出。小秦盘了盘原因，归根到底就三个字：没客流。

也不是没试过办法。微信群发过广告，小红书断断续续更过笔记，但都没什么水花。

后来她突然想到，“既然书能循环，那书和百货之间，是不是也能循环？”

于是，她把老本行搬了进来——洗洁精、纸抽、铅笔在书店一角安了家。“旧书可以换日用品，按品相折算。”

对大部分人来说旧书卖废品不值几个钱，扔了又可惜，送到小秦这儿，正好。对小秦来说，也是好事，店里自此也有了稳定书源。店里三分之一的存量，就是这么一本一本换进来的。

那书店到底挣不挣钱？小秦不避讳聊这个。开店四年，生意好的月份能结余一两千块，不好的时候她就用其他收入补贴书店。她管这叫“一半理想、一半生活”——理想是书，生活是柴米油盐，两个都得顾。

“让书一直走”

小秦的店里没有手磨咖啡机，没有背景音乐，没有打卡墙。书架是普通的铁架子，几张露营椅坐着还算舒服。

开店的日子久了，来的面孔也渐渐多了起来。

有人专门换两趟公交过来，有人下了班绕路来坐一会儿，有人进来什么也不买，就翻翻书，待上半个钟头又走了。

店偏，也没别的稀罕物，但还有这么多人来，归根到底还是书在留人。

前几年她收到一批特殊的藏书，两千多本，来自一位已故的老爷爷。家人送来的，说老人走了，书舍不得当废品卖。

“这些书大多有四五十年的历史，封皮平整，内页干净。每一本的扉页上都工工整整写着购书年份、地点，有的还夹着一小段手写的阅读感悟。”

这批书到店后很快卖光。很多书友专程来找，说感觉“看见这些批注，就像看见一个人几十年的阅读轨迹”。小秦觉得，这就是她要做的。“让书一直走，别停下来。”

总有人问小秦，旧书跟新书有什么区别。她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新书是干净的，旧书是活的。你永远不知道翻到哪一页会看到什么。”

书是鲜活的，来店里的人也一样。

脏辫男孩蹲了一下午挑走一摞哲学书。外卖员来找旅游攻略书籍，他说：“没太多钱出门旅游，在书里看看也行。”有一次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爷爷，不会用智能手机导航，一路问路走到店里，只为挑几本书。

来的人越多，小秦发现，每本书都在等一个对的人。同一本书在一个人手里停了几十年，换到另一个人手里，又能重新被翻开。

小秦的手机里存着很多店里拍的照片，无论晴天还是雨天，店里总是坐着形形色色的人，各看各的，谁也不认识谁，但却坐在同一间屋子里翻书。

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这店开对了。”

四年流转，几万册旧书也经由这间小店，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不同人的手中。有人带走一本批注过的旧书，读完添上了自己的批注后，又送了回来。

书越走越远，但这家店却越扎越深。

长久以来，我们习惯在博物馆、图书馆里寻找城市的文化根脉。但文化同样生长在街角的旧书店、夜市的旧书摊，被一个又一个普通人，在一处又一处平凡的角落，一天又一天地传下去。

这个世界，从来不缺在寒冬里把一件事慢慢焐热的人。像小秦这样的人，很多，散落在城市各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做着一件注定快不起来的事。她们的初心也许不同，但当一本本书重新流动起来时，的确会有人停下脚步，翻开书页。

一间书店的光很弱，照不了多远，如果很多间都亮着，哪怕只照亮一小块地方，也足够了。

小秦的故事，不过是其中一盏。

这或许就是一间旧书店所能留下的答案。

扫描二维码
观看短视频

书香心语

医途漫漫 书香为伴

□刘力

我接触文学书籍，始于小学四年级。姐姐有一本封面泛绿的作文选，叫《题》。每天放学，我便趴在炕头一页页翻。字认不全，意思也懵懂，却觉得那些方块字里藏着另一个世界。那本书搁在枕边，夜夜伴我入眠。

初中时，读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仿佛一脚踏进那座园子。碧绿的菜畦、光滑的石井栏、高大的皂荚树，还有“美女蛇”的传说，都让我着迷。于是我开始找散文读，朱自清、冰心、茅盾的作品，一本接一本，也读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，孙悟空的金箍棒、诸葛亮的羽毛扇，在心底闪闪发光。

真正让我心头一震的，是后来去绍兴。鉴湖越台，名士之乡。站在鲁迅故居的百草园里，我忽然觉得脚下踩着的，是先生当年的脚印。那堵“短短的泥墙根”其实并不短；那口石井，井沿被岁月磨得光滑如玉。我走进咸亨酒店，在柜台前站了很久。先生写孔乙己“排出九文大钱”的地方，如今摆着瓷碗，盛着黄酒和茴香豆。我点了一碟茴香豆，一颗一颗慢慢咀嚼，咸香绵长。忽然想起《孔乙己》的结尾：“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——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。”一个虚构人物，能让一座酒店名扬天下，让一碟茴香豆穿越百年时光，文字是有力量的。

中专时期，图书室藏书渐渐丰富。我在书架间徘徊，像一只饥饿的蚕，贪婪啃食桑叶。鲁迅的文字，始终是我的精神食粮。我通读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朝花夕拾》《野草》，先生弃医从文的抉择，引我长久思索。而后我慢慢读懂，先生并未真正远离医道——他的文字，何尝不是一剂猛药？那支笔，何尝不是一把手术刀？只不过他剖开的，是国民性的疮疤，是沉睡麻木的神经。

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读研后，更觉博古鉴今之必要。除了读经典、品岐黄，我读《百年孤独》，也读理查德·怀斯曼的《正能量》。书页翻动间，医学的理性与文学的感性，渐渐在我心底握手言和。

窗外月色如水。加班的夜晚，我会想起鲁迅先生。他当年在仙台医专，目睹国人麻木的模样，毅然放下解剖刀，拿起如椽巨笔。反观自身，我以慧眼辨识病症，亦不愿放下手中书卷。慢慢悟出：医学与文学，本就从未分离。一名医者，若只精通技术，不过是治病的匠人；若能以文学情怀体察病患，借文字力量抚慰人心，那便是真正的医者。

鲁迅先生行医的时间不长，但医学思维这把“利刃”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。而我走在医路上，依旧携带着一册册书籍，像少年时枕边那本《题》。书中的文字、人物、悲欢，沉淀于心，化作问诊时的耐心，化成面对苦难时的悲悯，也凝结成科研路上沉甸甸的果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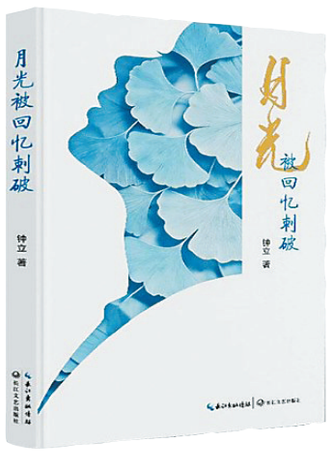
书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，也是随身携带的药方。先生当年的选择，看似放弃，实则是另一种坚守。我的医路人生，因文字滋养，才不至于冰冷，不至于枯竭。

窗外树叶沙沙，像翻动书页。我合上《鲁迅全集》，看见封面上先生的侧影，眉宇间依旧深沉。仿佛听见他说：医病，也医人；医人，也医心。这便是我的医路，也是我的书路。我愿像先生那样，一手拿书，一手持灯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把日子过成文字，再把文字熬成济世的“药”。

月光下的生命独白

读《月光被回忆刺破》

□安海茵



《月光被回忆刺破》／钟立／长江文艺出版社／2026年4月

身处都市职场的间隙，钟立写下了一行行发自内心的文字。她不呐喊、不控诉，仿佛独自走过深夜的街道，回到书桌前随手记下的随笔：安静、克制，却有着干净而珍贵的质感。这样的写作姿态，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诗学选择。

钟立的诗集名为《月光被回忆刺破》，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，就是“降调”。别人高声抒发的时候，她轻声诉说；别人情绪激烈的时候，她淡然从容。钟立不愿用浓烈的情绪，代替细腻深刻的感受。她的诗歌独白是寂静的，甚至不预设被听见、被回应、被理解。独白的发生，本身就是目的。当下人人都急于表达、争抢目光，选择这种安静的独白，就是选择了一种不被快节奏推着走的表达方式。

这种“降调”，在同名诗作《月光被回忆刺破》里体现得格外明显。“月光被回忆刺破/空悬在窗外”，“刺破”本是尖锐的动作，可月光被刺破之后，并没有碎裂、喧闹，只是静静“空悬”在那里。这份状态，正是安静独白的模样：没有人承接它，它也不会就此消散。诗里的女子，在这道裂痕出现之后，“浴着从天而降的光芒/张开了双臂”。诗人没有反复渲染这份悲伤，而是把目光落在拥抱光芒的这一刻。当人直面自身的伤口时，不被情绪裹挟，只是安静地敞开自己——这就是钟立诗歌的美学特点：一瞬的锐利过后，铺陈开如月光般的温润。

钟立说自己是真善美的探寻者，而幸福就是“最高的善”。她这套关于幸福的诗意表达，不是空洞抽象的抒情，而是把幸福从缥缈的想象里，拉到眼前的桌面，从遥远的幻想拉回实实在在的当下。正如《面包和水》里写的：“幸福的日常/就像面包和水/看似平淡地躺在桌面上/等着进入肠胃/那一刻安静祥和。”

诗人也借此点出这套“幸福诗学”的现实意义：诗歌可以给读者一种精神支撑，帮我们暂时从疲惫、孤独或是焦虑里抽离出来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静下心、卸下嘈杂之后，重新找回敏锐的感知力。钟立的诗不会构建虚幻完美的乌托邦世界，她提供的是一种温和沉静、可以反复依靠的心灵治愈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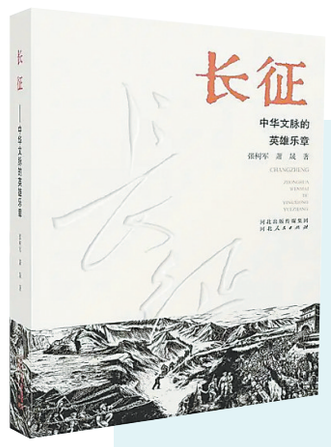
钟立的诗几乎全都取材于日常生活：一杯水、一片月光、一段通勤的路、一簇桂花。但她并不是强行给日常琐事加上哲学道理，而是在日常的褶皱里，发现那些本来就存在，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思考。在她笔下，汉语诗歌贴近现实的特质，像底片显影一样真诚：那些微小、鲜活、安静，常常被我们视而不见的瞬间，都被她用文字打捞出来。

《雪茄和诗》这首诗，就展现了她这种写作手法。“雪茄和诗/有着与甜酒相似的基因/需要窖藏、发酵和萃取”——窖藏是静置存放，发酵是慢慢转化，萃取是提炼精华，三个词层层推进，讲清了诗生成的秘密：诗不是硬生生写出来的，而是慢慢酝酿出来的。“直到/片刻的虚无/称量着哲学的百分比/睡去”，这句写法十分巧妙，宏大的哲学不再是一套完整枯燥的理论，变成可以衡量、调配的东西。

钟立的诗歌，最终传递出这样一种生活姿态：在这个让人容易悬浮、找不到落脚点的时代，给自己打造一片精神自留地。这片天地不受职场规则束缚，也不被通勤的节奏支配。它看似脱离现实，却又靠着精神纽带，时时刻刻和现实紧紧相连。

我们在钟立的诗里，看见这片精神世界开阔的模样。诗人放弃了热闹张扬的表达，以沉静又敏锐的姿态，在诗歌的天地里自在舒展。在这片属于诗歌的精神自留地里，钟立重新找到了自我，活出了内心理想的模样。

开卷书单



《长征：中华文脉的英雄乐章》／张树军 萧晟／河北人民出版社／2026年7月

该书叙事始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细致记述湘江战役、遵义会议、四渡赤水等关键战役和重要转折，还原红军三大主力艰难会师的历程，全景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作品赞颂红军将士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更揭示出长征精神赓续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，彰显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家国情怀与英雄风骨的永恒力量。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读书专栏

本报地址：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　邮编：150010　总编室：(0451)84616715　广告部：(0451)84655043　发行部：(0451)84671553　定价每月45元　零售每份1.7元　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刷